

淇園編卷三

淇園編卷之三

閩莆陳拙齋先生著

世孫震龍重輯梓

記

紹德堂記

彝陵司訓諱彥章博學君子也世家四川江陰碧雲溪上其父智明先生號爲儒宗彥章幼好學父子自爲師友智明先生歿鄉先達宋志何季周彥章皆執弟子禮季周以彥章能繼父業於藏脩

之所特以紹德名堂蓋以侈之也永樂甲申余左
職判彝陵與彥章相善一日彥章出名堂之義俾
余記之余樂其父子相繼以儒因忘固陋而不辭
焉昔三代時貴賤咸有世業鏤金爲卮凝土爲器
百工也若築冶鳧臬氏之反金鞞絕陶甑瓦之爲
器其子孫襲箕裘得齊量者謂世業公侯伯子男
之有爵卿士大夫之有秩其子孫襲食邑承祿秩
者謂世官若夫種學積文佩仁服義以詩禮相承

者吾儒所以傳家也爲子孫者能游夫詩書六藝
之文服乎文行忠信之教是亦世其儒矣今彦章
克繼先業季周先生名以紹德可謂能繼之矣
築冶皐皐韞絕陶旋之世其藝旣非儒者所習公
侯伯子男卿士大夫之世其官又非儒者所有則
所紹者非德而何哉吾意是堂也智明先生闡之
於前殆將積仁以爲基植禮以爲制而彥章承之
於後又能陳義以構之脩信以成之塗之聖之以

問學丹之腹之以文章則可謂全堂矣至於溪山之勝槩規制之壯麗余皆不及睹獨以彥章能世業足爲吾儒榮特緝其義以記之詩曰世濟其美是續是似彥章有焉

壽安堂記

陳道潛

夔陵醫官張仲容江陵人也遂於醫荆有求者輒
效由是咸推爲良時遼殿下開府名特書壽安堂賜之仲容震忭榮王之賜襲藏惟謹
求予書於下方竊惟賢王天縱多能天下得其賜
者喜爲至寶今特書以賜仲容所以賜之者厚矣
夫洪範五福莫先於壽而三曰康寧則是壽安者
福之大也仲容奚可獨受之必當廣益其術以濟

乎人使皆全其天年而無夭札葆其元氣而無疾
患咸躋眉壽之域乃爲溥君之賜然術之濟人者
有限道之濟人者無窮惜乎仲容局於藝而施於
人者不遠矣雖有和緩之能倉扁之技亦不得人
人而濟之仲容更宜脩身窮理以植夫道則異日
贊天子裨教育使八荒同於壽考而天下無不得其
安則所以溥君之賜益遠且大矣

來月樓記

陳道潛

吾鄉吳君孔誠置別墅於玉池結屋三間東臨大
江南對壺山前有池形如璧壺山巒影落池水恒春
熙天明雨霽孔誠策杖繞池詠天空雲影之句吟
清風明月之詩以陶寫性靈獨追古聖樂不可勝
言矣未幾而歿其子時俊思繼先志闢而廣之爲
堂若干楹名曰賓壺東南又結小樓名曰來月余
嘗造焉問其名樓之義對曰吾先人每風清月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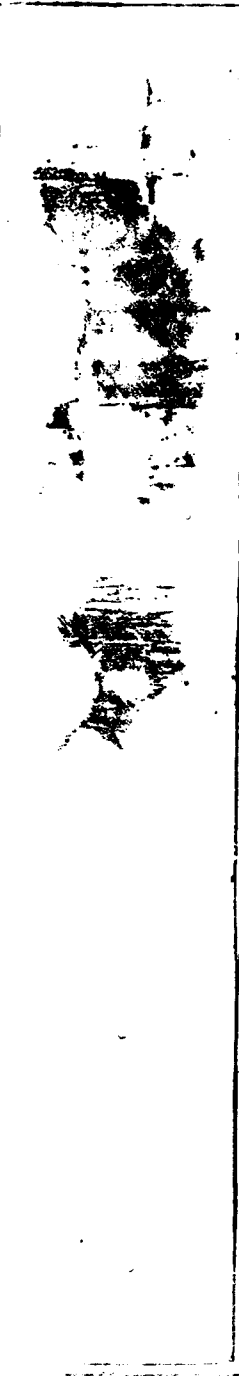
嘗於此玩物見性以讀書之道教吾曹今歿矣每
遇月來時懷德音而儀容竟不復覩此吾所以名
樓之意也願爲記之余謂孝子思親隨觸而感春
雨秋霜履之怵惕故子路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逮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
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夫雲雨風霜皆自然之物
而人則有情者也因此觸彼乃有無窮之感
是皆本於孝子一念之誠非強而爲之耳今時俊

見月思親其致一焉吾想登斯樓也海月初升來
炤几筵遙憶誨爾諄二恍聞咲語之聲昔杜子美
與李青蓮友也有落月炤屋梁猶疑見顏色之句
議者謂李杜傳神也況時俊父子間思之而聞其
咲語固情之必至者也不必謂祭之二時而後俊
乎其如見也時俊求余記之余因其思親之心而
推言之至於樓之形勝江山之奇與夫四時景物
雲烟花鳥之盛覽者宜自得之是爲記

宋
史
紀
事
本
末

卷
之
五

五



夢萱堂記

陳道潛

夢之爲徵其來尚矣詩書俱載而雜見於子史者尤多惟周禮備究其原分所夢有六望以掌之而占吉凶則夢之徵於事信矣莊周獨言至人不夢夫以孔子之聖猶夢周公則周之言誕矣後世徵於物者有如夢松夢蘭而獲吉夢槐夢桑而得凶今工部虞衡主事孫公昔作堂養母以萱爲宜男之草堂之前後多植之母歿思之不置而萱

常形於夢是其見於物雖同而所以致之者則異
殆與孔子之夢周公同意也大抵人之精神志慮
相爲流通晝之所思夜則形之於夢孔子未嘗識
周公而夢見之由其志行周公之道而神交氣會
自相孚於數百載之下矣今予雖不敢以聖人擬
之然母之於子生而盡其養歿則致其思寤寐之
間有若生平而所植之萱常形於夢者理也雖然
忠於孝無二致某果能移其所以孝者竭力王事

則異日夢松之應未必不由萱基之也勉之



海國圖志

卷之二十一

具慶堂記

陳道潛

凡人有至願而能遂之者亦甚難矣蓋物本於天
人生於父母欲父母壽康得遂其報者人子至願
也欲子孫之賢以克昌厥後者父母至願也然生
人中鍾其粹保其全伉儷享壽者實寡焉又得賢
子孫克盡其孝而益昌其後者尤寡焉夫以子路
之孝恨不得爲親負米子文之賢而憂若敖之鬼
餒是逮父母之養與子孫之賢者自古爲難也古

之君子稱人之福必介之肩壽其詩曰旣多受祉
黃髮兒齒猶以爲未足而曰君子有孝子也又曰
永錫禧祚也然誦其言其亦祈祝之而已求其人
以實之則難矣今大理評事霞城王日初親壽而
康日初出身爲名進士敷歷中外蔚有聲稱是祿
得遂其至願焉猶以祿仕于朝而親居故里鶴山
下弗得朝夕侍側旣圖鶴山白雲以抒其思又繪
二親於堂以紀其實祈余言之余謂天之嘉貺鍾